

像漢語學界一大堆如此通史或人物論)，而是帶着時代問題的現象學詢問，辨析西方近現代思想中上帝觀、人觀、歷史觀的嬗變，極於毫芒，以此探究西方現代社會的惶惑旅程的精神根源。

歐洲近幾百年的思想嬗變撲朔迷離，究竟問題在哪裏？歐洲社會的現代命運與現代思想究竟有甚麼關係？時代的思想家躲不開這一問題。思想家式的現代思想史反思有不同的方向，如新馬克思主義自由派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和阿多諾（T.W. Adorno）的《啟蒙辯證法》（中譯本，重慶版，1990）；新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中譯本，山東人民版，1988）；批判理性主義者波普爾（K.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譯本，台北聯經版，1985；河北山西高校聯合版，1995）、柏林（I. Berlin）的《反潮流》（Oxford，1992）、《俄國思想家》（台北聯經版，1987）。洛維特與海德格爾則是現象學的思想史反思方向的代表，就涵涉面而言，海德格爾遠遜於洛維特。儘管洛維特的兩部重要著作（《從黑格爾到尼采》和《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在英語學界聲譽卓著，流傳很廣，但英美學界一直對他重視不夠。<sup>6</sup>八十年代以來，洛維特的思想隨全集出版，逐漸廣為論者稱道。

## 二、現代性與虛無主義

為甚麼洛維特的思想史辯述主要集中在十八至十九

6. 兩部權威性的思想家辭書均未收入洛維特，反映了英美學界對洛維特的忽視，J. Wintke 編，《現代世界文化詞典》，祁阿紅等譯，江蘇人民版，1988；迪瓦恩主編，《二十世紀思想家辭典：生平、著作、評論》，賀仁麟總校譯，上海人民版，1996。由衆多當代漢語學界大師「具體指導」並幫助選材的《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張文杰等編譯，上海譯文版，1984）和《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田汝康、金重遠選編，上海人民版，1982），均未收洛文。

世紀？洛維特生活的時代，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思想衝突已演化為實際的社會政治衝突。這些主義論述興於十八世紀，盛於十九世紀，引導出二十世紀一連串政治事件，連洛維特崇敬的哲學導師海德格爾亦失足其間。洛維特對各種主義論述都持懷疑的觀察立場，這種態度促使他審理時代思想中漫為浮論的主義論述的哲學根源。哈貝馬斯 (J. Habermas) 看出，洛維特想要把握現代性與古代性的關聯。<sup>7</sup>問題是，致力理解現代性與古代性的關聯，洛維特並非第一人，亦非最後一人。在他之前的大思想家有布克哈特、狄爾泰、特洛爾奇、韋伯，在他之後有布魯門伯格 (H. Blumenberg) 和柏林。洛維特的思想特色何是？

洛維特對主義論述的審視態度，儘管受到韋伯激發，主要還是基於其個體心性，韋伯的學問論只是激勵其個體心性的外在契機。洛維特的個體心性崇尚精神自由、冷靜明辨，不為時代浮論所惑。在他看來，哲學的職分是帶著懷疑探詢真實，明澈思想的虛實。作為哲學家，洛維特自有其關心的基本問題：歷史的意義和個體生活的意義。這種詢問不是形而上學的，而是歷史具體的，即從現代性處境來詢問歷史的意義和個體生活的意義。就後一問題而言，代表著作應是《基爾克果與尼采：對虛無主義的哲學和神學的克服》，圍繞這一論題的論著有《從黑格爾到尼采》、《人的共在中個體的角色》、《知識、信仰、懷疑》、《從笛卡兒到尼采的形而上學中的上帝、人和世界》、《韋伯與馬克思》等。這些著作構成了洛維特對現代哲學思想在個體人的生存定位上的困惑的探索。洛維特雖然是一位虔誠的新教

7. 參 J. Habermas，〈洛維特：歷史意識的斯多亞退卻〉，見氏著，《哲學、政治的面相》，Frankfurt / Mainz，1987，頁 195。

徒，但他的思考是哲學的，而不是神學的。作為海德格爾的學生，他充分懂得神學與哲學的思想語法差異：神學和哲學的差別，根本上基於理解生活的方式不同，它們的相遇和分離的土壤不穩定，哲學本質上是懷疑的思辨，與信仰的回答（神學是這種回答）不相干。對基督身上的上帝啟示的信仰，是個體性的生存事件，它可能把懷疑領向信仰，卻不能以信仰拆除懷疑。哲學的懷疑只能由哲學的明辨之思去解除。反之，以哲學代替信仰，是哲學的僭越。洛維特尖銳批評後期海德格爾哲學，認為這種哲學遁入一種漂浮的宗教語態和情態，以信仰語式引述詩人辭章，以詩化之思代替宗教品質的貧乏。時代精神的貧乏恰恰表現在：思想家們不能也不願再去區分何為單純的意見（*doxa*），何為真確的知識（*episteme*），何為真實的信仰（*pisti*）。這種哲學思想趨向，無助於克制時代的虛無主義精神。<sup>8</sup>

從哲學上思考現代人的生存意義，在洛維特看來，基本問題是克服虛無主義。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洛維特的同學和友人施特勞斯看到，《從黑格爾到尼采》一書的主題是，想要釐清歐洲虛無主義、尤其德國虛無主義出現的思想邏輯，即以歌德和黑格爾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如何蛻變為以E. Jünger為代表的虛無主義。<sup>9</sup>完成教職論文以後，洛維特基本上離開了哲學的直陳式論述，展開近代思想史的現象學辯述。他注意到，自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之後，費爾巴哈、馬克思、基爾克果、尼采都提出了不同的人論，即便像韋伯這樣的主張價值中立的社

8. K. Löwith, 〈現象學本體論與新教神學〉，見劉小楓編，《生存神學與末世論》，李哲匯、朱雁冰等譯，上海三聯版，1995，頁79；K. Löwith, 《知識、懷疑、信仰》，Göttingen, 1956，頁5及頁7以下；K. Löwith, 〈語言是人與世界的中介〉，見氏著，《歷史的生存批判文集》，Stuttgart, 1966，頁208以下。

9. 參 L. Strauss, 〈洛維特〉，見 *Social Research*, 4 (1941)，頁512。

會思想家的學說，亦以其關於人的理念為基礎。<sup>10</sup>尼采是現代人觀轉變史的關鍵，是完成者和預言者，開啟了西美爾、舍勒 (M. Scheler)、克拉格斯 (L. Klages)、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乃至戈倍爾 (Goebbel) 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思想。洛維特花費了幾十年時間與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的幽靈糾纏。洛維特以為，尼采思想力圖克服虛無主義，其永恆回歸論復興了古希臘循環的宇宙形而上學，對抗近代的進步論歷史哲學，抵制直線性的歷史意識。但尼采的自我永恆意志論的實質仍是替代基督教的不朽信仰論，是現代意識的自我欺瞞的表徵。

比較一下施特勞斯與洛維特的問題意識是有益的，倆人有相同的精神關懷和學術思路：通過審理思想史與虛無主義爭鬥。<sup>11</sup>不同的是，前者致力於審理政治思想史，後者致力於審理歷史觀、上帝觀及人觀史：前者想恢復斯多亞的自然法理念，後者想恢復斯多亞的自然理念。《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與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與歷史》雙峰並立，同為近代思想史經典之作。以這部著作為頂峰，洛維特撰著了好些關於歷史思想的論著。重新解釋人類社會的歷史，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虛無主義的問題意識定位於人觀和上帝觀的嬗變，但在洛維特看來，這些觀念的嬗變與歷史觀的嬗變相聯繫。現代歷史觀是啟蒙思想的堅核，在德國哲學思想的近代發展中，一直處於核心位置：從赫爾德 (Herder)

10. T. Bottmore 看到，洛維特辨析馬克思與韋伯的穿透力在於他對兩者學說的基礎（人觀）的透析。參 K. Löwith，《馬克思與韋伯》，London，1982，英譯本序，頁 10 以下。

11. 關於施特勞斯的思想，參 J. Cropsey，〈施特勞斯與政治哲學史〉，見 L. Strauss/J. Cropsey 主編，《政治哲學史》，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版，1993，下卷，頁 1072-1112。亦參 Löwith 與 L. Strauss 討論尼采虛無主義的書信，見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 516，1988。

的人類歷史觀、黑格爾的精神歷史概念、馬克思的唯物歷史觀到尼采、海德格爾的生存歷史觀，形成了德國哲學的基本論述傳統。<sup>12</sup>洛維特認為，「轉向歷史思想並不只是歷史的唯物論(馬克思)或形而上學的歷史論(黑格爾)的專利品，而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之後所有(德國)思想的特證。歷史哲學的出現，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賴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國，而是信賴時代精神、『未來之輪』、『歷史的命運』」。<sup>13</sup>可是，進步論的啟蒙歷史哲學是否能給個體人生提供依持，給人類社會提供指引，是大可置疑的。如果想從歷史哲學中獲得個體人生和人類社會的方向，就像把船駛入迷霧中的波濤。近代歷史哲學的核心，是以歷史的進步觀取代了古代的世界秩序觀念，這一進步概念恰是虛無主義的基因。洛維特早年的哲學人類學研究以及對近代思想中人觀嬗變的分析，現象學地還原到對歷史哲學的審理，以便弄清近代思想究竟在何處失足。

現代性與虛無主義的關聯因此是洛維特思想的基本問題意識。虛無主義就是時代精神，它的另一種表述法即現代性思想危機。這一危機體現在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和神學思想三個層面，其症候性思想家分別是馬克思、尼采和基爾克果。洛維特的思想論題(人觀和歷史觀)基本上在政治思想(主要定位於歷史思想)、哲學

12. 赫爾德的歷史哲學思想，參古留加，《赫爾德》，侯鴻勳譯，上海人民版，1985，頁57-108；F.N. Kantzenbach，《赫爾德傳》，任立譯，北京商務版，1993，頁76-83。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歷史哲學的發展，參李秋零，〈德國哲人視野中的歷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版，1994；M. Buhr，《理性的歷史：德國古典哲學關於歷史的思考》，王步濤譯，北京社科文獻版，1992。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細緻研究的漢語論著，為李榮添，《歷史之理性：黑格爾歷史哲學導論述析》，台北學生書局版，1993；亦參薛華，《黑格爾對歷史終點的理解》，北京中國社科版，1983。

13. K. Löwith，〈馬克思主義與歷史〉，見 *Neue Deutsche Hefte*，7 (1957-58)，頁876以下。

思想（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和神學思想（近代新教）這三個方維交織地展開，《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一書呈示的正是這種三重交織的透視。

### 三、從歷史人義論到歷史神義論

洛維特流亡美國後在Hartford神學院執教，利用這一機會研究早期基督教思想。清理現代歷史哲學的思緒一直盤桓在他的腦海裏，由此產生了這部洛維特最廣為學者引述的副題為「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的論著。<sup>14</sup>

這部著作的宗旨很容易引起誤解，最常見的誤解是把它看作為基督教的歷史觀辯護。此書的論述方式增強了人們的這一印象，從現代回溯到聖經的歷史觀。如果只是為基督教的歷史觀辯護，該書的思想意義相當有限。對於時代的思想課題來說，重要的是理解現代思想是如何發生的。洛維特個人的基督教信仰並不需要通過這種歷史哲學的慎思來表達，作為哲學家，思想的使命是辨析時代的思想難題。在〈緒論〉中，洛維特解釋其「回溯」的思想史方法時強調，他並不要「通過想象跳回到原始基督教」，而要「把『歷史哲學』這個複合詞分析還原為其原始要素」。因而，此書的論述意義當從自狄爾泰以來反思歷史主義的問題史來看待，恰切地說此書的基本意義乃是對歷史主義的現象學批判。<sup>15</sup>

《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以回溯的思法探究近代歷

14. 參 K. Löwith, 《納粹上台前後我在德國的思想生涯》，同前，頁 152 以下。洛維特先用他並不精通的英文寫該書，1949 年以《歷史中的道義》(Meaning in History) 的書名出版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德文本於 1953 年出版。

15. 參 B.P. Riesterer, 《洛維特的歷史觀：對歷史主義的批判性探討》，Hague, 1969。關於歷史主義的漢語文獻，參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台北允晨版，1992，頁 13-116。